

百年河大國學舊著新刊

花間集注

〔後蜀〕趙崇祚 編
華鍾彥 校注

河南大学出版社

百年河大國學舊著新刊

花間集注

〔後蜀〕趙崇祚 編
華鍾彥 校注

河南大学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花間集注 / 華鐘彥校注. — 開封: 河南大學出版社, 2008. 4

(百年河大國學舊著新刊)

ISBN 978-7-81091-752-0

I. 花… II. 華… III. 詞(文學)—作品集—中國—古代 IV. I222.8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8)第 021440 號

責任編輯 靳宇峰

封面題簽 王劉純

封面設計 鳳文傳媒

封底篆刻 劉廣祥

出版發行 河南大學出版社

地址: 河南省開封市明倫街 85 號 郵編: 475001

電話: 0378-2825001(營銷部) 網址: www.hupress.com

排 版 河南第一新華印刷廠

印 刷 河南省瑞光印務股份有限公司

版 次 2008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開 本 890mm×1240mm 1/32

印 張 12.125

字 數 335 千字

印 數 1—1500 冊

定 價 30.00 圓

(本書如有印裝質量問題, 請與河南大學出版社營銷部聯係調換)

出版說明

河南大學是一所有近百年歷史的老校。自建校以來，一向重視國學研究，并形成了一支實力雄厚、傳承有序的研究隊伍，在國學研究領域可謂人才濟濟，成果豐碩。經初步調查梳理，近百年來在河大工作過的有高深國學造詣的學者包括大師級學者有數十人，出版有關著作近百種。爲弘揚我國優秀傳統文化，促進國學研究的進一步繁榮發展，我們從中遴選在學術史上有一定地位、至今仍有研究參考價值的作品分批整理出版，這便是「百年河大國學舊著新刊」的由來。現對本叢書編纂出版的有關問題說明如下：

一、建校以來在河南大學（包括其前身河南留學歐美預備學校、中州大學、河南中山大學以及后来的河南師範學院、開封師範學院、河南師範大學）曾經任教或求學的校友，都在叢書作者的人選範圍。

二、一生大部分時間服務於河南大學，以及離、退休或終老於河南大學的作者，其所有國學著作均在叢書入選範圍；曾經在河南大學求學或任教，后来離開河南大學的作者，入選作品則以在校時寫作或出版者爲限。

三、叢書所收作品，以曾經正式公開出版者爲主。少數確有較高學術價值而由於種種原因未曾正式公開出版過的作品，則據稿本或可靠的印本收入。

四、叢書所收作品都是特定歷史條件下的產物，代表的是當時的學術水平，難免帶有當時的種種局限。這次整理出版，在內容上悉以底本為準，不依據後來的研究成果進行校訂。

五、叢書統一用繁體字排印。在編校過程中，對原底本中的異體、俗體、簡體字做了規範化處理，錯、漏、衍、倒等技術性差錯做了糾正。根據古籍整理慣例，對傳統典籍中約定俗成的通假字、古字和特殊人名、地名等用字不加改動。

六、由於河南大學在近百年間屢經分合，數易其名，加之抗戰時期輾轉遷播，人員進出頻繁，為叢書作者作品的遴選增添了不少難度。此外，「舊著新刊」作為一種特殊的出版形式，有許多問題還在探索之中。因此，叢書第一批的出版，無論書目的選定還是具體的技術性處理，都一定存在不少缺憾。誠望廣大讀者特別是河南大學知情校友和有關專家不吝賜教，以便使以後陸續推出的叢書逐步臻於完善。

『百年河大國學舊著新刊』編纂出版委員會

二〇〇八年三月

顧叙

文之隸事，其起於文之將衰乎？六朝蘭成、孝穆之文也，晚唐義山、樊川之詩也，南
宋白石、夢窗之詞也，幾非隸事不能成篇，而六朝之文，唐之詩，宋之詞，於是乎衰。蓋王
靜安先生曾先我言之矣：意足則不暇代，語妙則不必代，代字且不必用，何有於隸事？
詩三百爲后來韻語不桃之祖，沃若擬桑，灼灼言桃，何必代字，何必隸事，方爲妙文乎？
元遺山論詩絕句曰：「詩家都愛西昆好，但恨無人作鄭箋。」夫詩之必待箋注而后解者，
則其爲詩亦可知矣。華子鍾彥與余同學於北大，又俱愛讀花間集，又先后講詞於河北女
師學院。今歲之春，以所注花間集屬余爲叙，蓋其講義本也。夫五代詞人之作，本不以隸
事爲工，似亦無需於箋注。然又有不盡然者。花間一集，簡古精潤，事長則約之使短，意
廣則渟之使深，及夫當時之服飾，習語，風俗，地域，在其時固人人人口熟而耳習之者，千百
年後，時移世改，誦讀之下，輒覺格格不相入。今得華子此編，遂使千載上古人心事昭然

若揭，而所謂格格不相入者，亦一筆而廓清之，其嘉惠後學，豈淺鮮哉？余故樂爲之叙。

民國二十四年仲春之月

河北顧隨叙於舊京東城之習菴庵

花間集注自叙

鄉者余讀花間集，心愛好之，南北舟車，未嘗去篋。客春以斯集教於河北女師學院，諸生皆樂於諷咏，惟其遣事摘詞，苦難暢曉，丐余注之，余以課務鞅掌，未及也。今春重行講貫，乃爲發凡起例，鈎弋玄微，意或不得，寢食俱廢，窮十月之力，稿本始成。遽付剞劂，難免叢脞，知音君子，幸垂教焉。民國二十三年十月二十日瀋陽華連圃叙於天津。

（花間集注自叙爲1935年商務印書館出版花間集注時作者自撰。1980年重版時作者將其刪去。此次修訂，爲保持歷史原貌，故又加上。）

前言

一九三五年，爲了教學的需要，我曾爲花間集作注。經商務印書館印行出版。這次重新校訂，只對舊注作了必要的增刪，原用文言體，今仍其舊。

詞學盛於兩宋，而導源於唐、五代間。隨着唐代經濟的繁榮，唱詞之風隨之而起。名家朝成一詞，夕入弦管，「旗亭畫壁」已成爲歷史佳話。下至晚唐五季，歌詞者與作詞者聲應氣求，交相鼓舞，日益繁盛。最初的詞，不過是爲歌女所唱，爲達官、富戶、文士、商客侑酒助觴的。適應歌女侑酒的需要，非香艷之詞不辦。歐陽炯花間集序說：「自南朝之宮體，扇北里之倡風，何止言之不文，所謂秀而不實。」當時五代紛爭，中原動蕩，戎馬倥傯，筆硯難安。惟西蜀、南唐，較爲僻靜，君臣苟且懷安，寄情聲色。花間集正是這種社會情況下的產物。

花間集收詞五百首，多咏女子生活與男女相思情事。所選十八家，其中溫庭筠、皇甫

松、薛昭蘊皆唐人，早於後蜀數十年不等；張泌、和凝、孫光憲等亦非蜀人，這些詞家的入選，顯然是以氣類相引，遂構成以柔靡婉麗爲主要風格的花間派。

花間詞人當以溫庭筠、韋莊爲代表，他們的創作風格，基本都是婉麗香軟的。有時直切，如溫詞「不如從嫁與，作鴛鴦」，韋詞「妾擬將身嫁與，一生休」。有時微婉，如溫詞「樓上月明三五，鎖窗中」，韋詞「除却天邊月，沒人知」。對此倚翠偎紅之作，它的消極影響是不難想象的。雖然如此，作爲詞的一種流派的「花間」詞，還是有可以借鑒的地方。

就其思想而言，雖皆緣情造端，却有千差萬別，如溫庭筠這個作家，就不當簡單論定。史載溫庭筠以卓越之才，不羈之性，屢試不第，怏悵難平。故托弦吹之音，爲側艷之詞。如菩薩蠻「新貼綉羅襦，雙雙金鷓鴣」，正是以鷓鴣之成雙，表現自己之不偶，所以陳廷焯評云：「飛卿菩薩蠻十四章，全是變化楚騷，古今之極軌也，徒賞其芊麗，誤矣。」（白雨齋詞話）又後蜀鹿虔扈，本自以「周公輔成王」明志，後遭孟氏亡國之痛，決意不仕，曾借臨江仙以寄慨：「金鎖重門荒苑靜，綺窗愁對秋空。翠華一去寂無踪，玉樓歌吹，聲斷已隨風。烟月不知人事改，夜闌還照深宮。藕花相向野塘中。暗傷亡國，清露泣香紅！」這與南唐李後主詞相比，可以說品格較高，問世較早，爲詞學開拓境界之功較大。再如李珣以波斯族人，事蜀主王衍，蜀亡不仕，常歌南鄉子諸詞以咏志：「雲帶雨，浪迎風，釣翁回

棹碧灣中。春酒香熟鱸魚美，誰同醉，纜却扁舟蓬底睡。」所以周之琦贊揚他說：「扣舷自唱南鄉子，翻是波斯有逸民。」至若牛峤定西番詞，歌咏邊塞風光：「紫塞月明千里，金甲冷，戍樓寒，夢長安。鄉思望中天闊，漏殘星亦殘。畫角數聲鳴咽，雪漫漫！」而毛文錫的咏邊塞詞甘州遍，字數顯著加多，場面亦較寬闊。實開北宋人歌咏邊塞的先聲。

就其藝術而論，花間基本風格顯然爲北宋「婉約派」之前導，確是聲轉珠璣，文抽麗錦，發音揭調，幽渺動人。後先相承，輪蹄一軌。如果肯定「婉約派」在文學上的地位，就必須適當肯定「花間派」。如牛希濟生查子：「記得綠羅裙，處處憐芳草。」周邦彥菩薩蠻則云：「深院捲簾看，應憐江上寒。」魏承班生查子：「難話此時心，梁燕雙來去。」晏幾道臨江仙則云：「落華人獨立，微雨燕雙飛。」尹鶚菩薩蠻：「上馬出門時，金鞭莫與伊。」柳永定風波則云：「悔當初不把雕鞍鎖。」其來龍去脉繼承發展的關係是一清二楚的。特別是溫、韋等足以代表一時的大家詞，如「畫樓相望久，欄外垂絲柳，音信不歸來，社前雙雁回。」（溫庭筠菩薩蠻）「指點牡丹初綻朵，日高猶自憑朱欄。含顰不語恨春殘。」（韋莊浣溪沙）這種微宛綿麗的詞風，從宋到清影響極爲深遠。所以，此注之作，實有追本探源，乘大輅不忘椎輪之意。

此書初版時間距今已四十餘年，當時率爾操觚，自多瑕疵。今借重版機會，全面校

核，補苴罅漏，刪削繁蕪。所補之筆，散在各篇；所刪之處：其一是自叙。其次在「發凡」部分。有些無關緊要的資料，也都刪去，力求簡明。

昔張旭觀公孫大娘舞劍器而得其神，草書益進。此編問世，我亦欲讀者從中各得其神，以精進其本業，善於批判繼承，是所深願。此書雖經校刊增刪，疏陋仍所難免，希望讀者同志有以教之。

華鍾彥於河南師大

一九八〇年四月

發凡

花間爲詞中總集之始，唐五代名作之所匯歸也。當時詞家別集，傳者無多，賴花間之存，足資考鏡。惟時衰政散，詞尚倡風，閨思道情，俱入弦管，徒資羽蓋之歡，無補於世。然其中不無美人香草，托物寓言，取徑甚微，陳義至廣。真贋有別，未可等量齊觀。況鏤玉雕瓊，低徊要渺，又皆兩宋「婉約派」之所導源也。取而注之，以彰先河後海之義。

花間集之存者，當以宋紹興十八年晁謙之刊本爲最善。聊城楊氏海源閣藏本亦佳。余論次是編，以明萬曆玄覽齋巾箱本（即四部叢刊影印本，此本較前有所校定。）爲底本，以影宋晁謙之刊本、明毛氏汲古閣本、清王氏四印齋本（按此本即依聊城楊氏海源閣重刻本。今坊間又有依此本石印者。）副之。惟巾箱本十二卷，與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原錄花間集十卷不合，故本編仍依影宋晁謙之刊本改爲十卷，每卷約五十首。（第六卷五十一首，第九卷四十九首。）并參以尊前集、詞綜、詞譜、詞律、歷代詩餘、全唐詩諸刻本，加以校

訂。遇各本有分歧處，則爲論列是非，校定臧否。其所不決，則并存其說以俟賢者。

花間集作者共十八家，舊本先系爵而後書名，（按中州樂府體，與此相同；絕妙詞選書字於官爵下，與此相近。）本注仍之。并取各家事迹之與其詞相關者，略爲徵引。俾讀者按詞以求意，事半功倍。

唐五代詞人所咏，大率詞與調合，良以當時創調者多，或去創調之時未遠也。四庫全書克齋詞（宋沈端節著）提要云：「考花間諸集，往往調即是題，如女冠子則咏女道士，河瀆神則爲送迎神曲，虞美人則咏虞姬之類，唐末五代諸詞，例原如是。後人題咏漸繁，題與調兩不相涉。」吾師德清俞平伯先生謂詞之作當分二體：一爲就題發揮，即前所謂女冠子、河瀆神之類是也；一爲借題抒寫，若菩薩蠻、酒泉子之類，詞與調無關者是也。本注中凡詞之創調者，或就題發揮者，并皆注明。其無注者，皆借題抒寫之類也。

詞調之名，類皆教坊樂工及市井做賺人所命，究其原意，傳者甚少。本注所考得者，約分二端。一，集中共收七十七調，見於崔令欽教坊記者，五十有五，崔氏，唐玄宗時人，未曾豫於天寶之亂，故載於教坊記中之詞調，其起源之時，可得而說也。二，群書中徵引詞調有歧出者，則按其醇醜，辨其正僞。或分析之，（如天仙子調，始見教坊記。樂府雜錄謂爲萬斯年曲之別名，李德裕進於上者。詞律謂因皇甫松詞而得名，說俱未合。按皇甫

松爲牛僧孺甥，牛、李之不相能，盡人所知，豈有牛甥作詞，而李進於上耶？故此調仍以出自教坊記爲是，萬斯年曲雖與此調韵律偶合，實是兩調。）或綜合之，（如詞譜、詞律、歷代詩餘諸書，載有更漏子，無更漏長；有滿官花，無滿堂花。而教坊記中但有更漏長、滿堂花二調，而無更漏子、滿官花之名，是則更漏子與更漏長，滿官花與滿堂花，實爲同實異名。）以期統歸於正。

自十五國風息而樂府興，樂府微而歌詞作，（見成肇慶唐五代詞選序。）觀其比音協律，其致一也。唐代名家，朝成一詞，夕入弦管。樂工無隳括字句之勞，（朱子語類曰：「古樂府只是詩，中間却添許多泛聲，后人怕失却那泛聲，逐一填個實字，遂成長短句，今曲子便是。」沈括夢溪筆談曰：「詩之外又有和聲，則所謂曲也，古樂府皆有聲有詞，連屬書之，如曰：『賀，賀，賀！』何，何，何！』之類，皆和聲也。今管弦之中，纏聲亦其遺法也。唐人乃以詞填入曲中，不復用和聲。」全唐詩附錄亦曰：「唐人樂府，原用律絕等詩，雜和聲歌之，其并和聲歌作實字，長短其句，以就曲拍者，爲填詞。」）歌者免「拗折嗓子」（見中原音韻）之誚。故宮調之學，未容漠視。其法原出於七音十二律，（按古樂中有五聲十二律。五聲者宮商角徵羽，十二律者黃鐘，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此六者爲陽六律。）大呂，夾鐘，中呂，林鐘，南呂，應鐘，（此六者爲陰六呂。）周初五聲之外，益以變

宮，變徵，而成七音。見通典卷一四三。音律相交，（以七音與十二律相乘。）故有八十四宮調之名。其後音亡其三，（徵，變宮，變徵，三者俱亡。）而存者四，故僅餘四十八宮調。（以四音與十二調相交也。）隋開皇時鄭譯演龜茲樂。龜茲樂以琵琶爲主，（按隋書音樂志云：龜茲人蘇祇婆，世善琵琶。柱國沛公鄭譯受其法以定國樂。於是國樂之中，而參以胡部樂曲，惟國人習性，不甘下人，故但取胡樂之音，而錫以聲律之名。如大食小食等調，皆胡樂演化。）琵琶四弦，弦各七音，四七相交，乃生二十八宮調。（即黃鐘宮，大呂宮，夾鐘宮，中呂宮，林鐘宮，夷則宮，無射宮，無射商，黃鐘商，大呂商，夾鐘商，中呂商，林鐘商，夷則商，無射商，黃鐘羽，大呂羽等。）唐宋燕樂，無出此數。倚聲者揣摩其音，引商刻羽，以某詞牌入某宮調，皆有定式，可一望而知也。自南宋末，唱詞之法不傳。（見張炎詞源。）宮調之學，久已廢墜。本注欲求翔實，徵引先典。凡詞牌之宮調可考者，并爲注釋。其所不知，付之闕如。

前人詞尚比況，意極隱微，求其本事，多不可得。良以作者不欲以秘奧示人；讀者莫測其真諦所在也。本注就各家詞之有本事可考者，或題咏某人某物，其詞旨可說者，或前賢評贊，與本詞本事可相發明者，皆於本注之外，略加詮釋，另以◎符號識之。

花間詞之難解，不僅繫於典實，往往有典實既明，而意猶不現者，俞平伯先生謂：「飛卿之詞，每截取可以調和諸物象，而雜置一處，聽其自然融合。」斯真詞壇老宿之論也。本注於詞句艱澀，意難洞曉者，一一疏通。讀者或可免冥思苦索之勞乎？